

「今年有14部國際劇目來到烏鎮，其實很不容易的。」烏鎮戲劇節發起人、著名導演賴聲川以手代筆，寫下了今年的主題詞——「開幕酒會時起風了，好像老天在跟我們暗示說，三年後可以重新再來，文化再起來、戲劇再起來、劇場再起來、我們再起來，整個戲劇界可以就這樣再起來。」一年一度，十年之約。烏鎮戲劇節成長了，從這裏走向舞台的青年戲劇人也在成長，一起走過十年的一代青年戲劇人，走向更大的舞台。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浙江烏鎮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三位戲劇節發起人在青年競演單元的開幕式上暢談十年變化。左起：孟京輝、黃磊、賴聲川。



◆在話劇《長巷》中，丁一滕（左）與吳彼上演精彩的對手戲。

青年戲劇人與烏鎮：一起成長 我們的十年

2012年，從話劇《幽燕》裏一位非職業演員的身份開始，丁一滕開啟了他的戲劇生涯。那一年，他20歲，演技青澀，眼神真誠。次年，丁一滕通過全國海選，參演孟京輝執導的話劇《活着》，沒想到排練了一半就被導演抓到烏鎮「湊數」——回顧啟動的艱辛，同為發起人的孟京輝曾向香港文匯報記者感慨道，彼時沒什麼人聽過烏鎮，更不相信一個小鎮能辦起戲劇節，大家都持觀望態度。最終，第一屆烏鎮戲劇節只請來六部劇目，其中有一半還是發起人自己的作品。

石板路上吟唱小伙 青年戲劇人中的佼佼者

「到了烏鎮，孟導演西柵欄區一指，說你這回要參加的是古鎮嘉年華，自己找個地兒表演吧。」丁一滕笑着回憶道，當時他的第一個反應，便是腦海裏升騰起了一個巨大的問號，然後，就被眼前那小橋流水、黛瓦白牆的江南古鎮給吸引住了。於是，丁一滕隨手抱起了他心愛的夏威夷小結他烏克里里，在人來人往的石板路上自彈自唱，還惡作劇般地把帽子脫了下來，擺在地上「討賞」。「沒想到還真有人往裏面丟錢，挺有意思的。」

十年過去了，這位曾在古鎮石板路上吟唱的小伙成為了中國青年戲劇人裏的佼佼者，由他提出的「新程式」創作手法風靡全國，可他依然會在自己執導的話劇《西哈諾》首演結束後，搭最早的航班從北京飛往杭州，再趕到烏鎮，啞着嗓子參加今年戲劇節的特邀劇目——話劇《長巷》的排練。「累是真累，但興奮也是真的。」丁一滕斜靠在沙發上，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展示了寫滿台詞的劇本，嘆氣道，「我已經很久沒演出了，現在是拿着自己的愛好在跟人家的專業拼。」

丁一滕所說的「人家」，是中國青年戲劇人裏的另一位佼佼者——中國國家話劇院演員吳彼。在第三屆烏鎮戲劇節上，他自編自演的作品《靜止》毫無爭議的，獲得了那一屆青年競演單元的最高獎項——「最佳戲劇獎」，並從次年開始，成為了青年競演單元的初評委。與丁一滕逐漸轉做導演的選擇不同，吳彼一直堅持在演員的路上，成為了粉絲們口中「舉手投足皆是戲」的話劇才子。「上一次跟吳彼合作還是在綜藝《戲劇新生活》裏面，這回演戲可是瘋爽了！」

「沒有烏鎮戲劇節，就沒有今天的你麼？」

「我能說，沒有烏鎮戲劇節，就沒有今天的你麼？」面對香港文匯報記者的提問，丁一滕沒有猶豫，給出了肯定的答案。直到今天，他依然記得自己第一次看歐丁劇團演出的感受——那是在第一屆烏鎮戲劇節上，孟京輝給了他一張話劇《鯨魚骨

骸內》的門票，至此，命運的齒輪開始轉動。《鯨魚骨骸內》改編自《舊約》和卡夫卡的小說《在法律門前》，整齣戲幾乎沒有台詞，演員們全程又唱又跳，在舞台上摔打、翻滾。

「原來話劇還能這樣演！」丁一滕用「嘆為觀止」來形容他的震撼。在第二屆烏鎮戲劇節上，以此為創作靈感的《女僕》作為特邀先鋒戲劇，被孟京輝帶到了午夜的蚌灣劇場，丁一滕在裏面以反串的形式飾演了內心掙扎的「女僕」，近似瘋狂的表演形態吸引了台下觀劇的歐丁劇團創始人尤金尼奧·巴爾巴。演出結束後，丁一滕收到了巴爾巴的邀請，遠赴丹麥學習交流，由此開啟了他在導演創作方面的探索。

學成歸來後，丁一滕自編自演的作品《山陽祭》參加了第四屆烏鎮戲劇節的青年競演單元，這部融合了戲曲、影像、傳統樂器的作品成為了當年青賽的爆款，也讓人們看到了他那中西結合的「新程式」創作手法。一年後，改編自《山陽祭》的《寶娥》成為了第五屆烏鎮戲劇節的特邀劇目，登上了更大的舞台。

「對於戲劇，我們永遠年輕，永遠熱淚盈眶」

「從籌備第一屆烏鎮戲劇節開始，我們就設定了四塊基石——特邀劇目、青年競演、小鎮對話、古鎮嘉年華。十年過去了，越來越多的戲劇人參與其中，但這四塊基石從未動搖。」在烏鎮戲劇節發起人、著名演員黃磊看來，烏鎮戲劇節不僅僅要為戲劇愛好者展現大師的作品，更是要培養未來的戲劇大師。「十年來，烏鎮戲劇節青年競演單元托起了9,000餘名年輕人的戲劇夢想，扶持了160部青年原創作品登上蚌灣劇場的舞台，被更多人所看到。」

「今年因為《漫長的季節》裏『馬隊長』一角大火的陳明昊，早在2013年就憑借自編自演的作品《巴巴媽媽》，獲得了第一屆烏鎮戲劇節青年競演單元的『最佳戲劇獎』，後來他自己導過很多戲，又把戲帶回到烏鎮。」黃磊笑着回憶道，在籌備第七屆烏鎮戲劇節時，他聽說陳明昊要挑戰極限，創作一部通宵達旦的劇目，立馬就將其列入了特邀劇目。「還有什麼地方，能比烏鎮更適合安放青年戲劇人天馬行空的藝術創想？沒有了！」

後來，這部被命名為《從清晨到午夜》的先鋒話劇，從凌晨一點半演到了早上六點二十分。提前離場的觀眾帶着憤怒、不解和缺乏休息的疲倦，近乎失控地給出了如潮水般的差評，而堅持到最後的觀眾則被邀請進入一個隱藏暗盒，迎着小鎮天邊的第一縷曙光，狂歡着蹦迪離開。「我們歡迎創意，也不怕爭議，這就是烏鎮戲劇節的魅力所在。」黃磊頗為感慨地說，「你別看我們幾位發起人都是是一群老傢伙，但對於戲劇這件事，我們永遠年輕，永遠熱淚盈眶。」

港戲劇人：這裏的細節滿是專業和尊重

◆《落花流水》劇照。

見到黃俊達的時候，他正與演員們在烏鎮的國樂劇院清理舞台。第二天晚上，他指導的肢體劇《落花流水》就要在此上映，三天的演出票早已售罄，他的手機裏還不時地收到朋友們的「求票」消息。「每到一個劇場，我都會要求演員們一起清理舞台，認真地打掃每一個角落，這是一種最快速地與舞台產生聯結的方式。」作為中國香港綠葉劇團的創始人，黃俊達常常帶着團員們在全球巡演，而這一趟的烏鎮之旅，也是疫情放開後，他們的內地首站。

「上一次來烏鎮還是2017年，當時帶的作品是《爸爸》，再上一次則是2015年的《孤兒2.0》。」黃俊達扳着手指頭回憶道，後來這兩部劇在內地都進行了巡演，票賣得很好。「昨天我還跟演員們講，要好好珍惜這次的演出機會。」在黃俊達看來，烏鎮是個有靈氣的地方，「尤其是國樂劇院這樣古色古香的場所，非常適合武俠風的《落花流水》，能為我們的作品帶來更豐富的感官體驗，讓刀光劍影、愛恨情仇來得更猛烈些吧。」

「老師，您剛才提出想把兩邊的門拆掉，但《落花流水》的最後一場是在白天上映，如果拆掉的話，光會透進來，影響演出效果。」訪談中，一位看起來四五十歲的工作人員走到黃俊達的身旁，向他提議道，「您看，要不就拆前兩天，最後那場演出前再裝回去？」「好的好的，給您添麻煩了。」黃俊達雙手合十，表達感謝。「烏鎮的劇場經理是我見過的最專業、也最尊重戲劇人的工作人員。說實話，你無法想像他們都不是專業出身，而是十年戲劇節練出來的。」

不遠千里為戲來 蓬勃朝氣觸人心

三屆的參與經歷，讓黃俊達見證了烏鎮戲劇節的發展。「今天來國樂劇院的路上，我遇到兩位遊客，她們很認真地探討着剛剛看完的一場戲。你能聽得出來，她倆不是很有經驗的觀眾，或許只看過一兩場戲，但那種對戲劇的新鮮的熱情，給我這樣的戲劇『老人』帶來了蓬勃的朝氣與感動。」黃俊達坦言，過去幾年裏，受疫情影響，劇團多留在香港演出，觀眾也以老面孔居多。「或許因為工作忙吧，接觸新觀眾就少了。但在烏鎮，每天都有人從天南海北為戲而來，這種支持讓我們備受鼓舞。」

首舉辦戲劇工作坊 傳達肢體劇理念

在今年的烏鎮戲劇節上，除了帶來《落花流水》，黃俊達還第一次舉辦了自己的戲劇工作坊，將肢體劇的理念分享給更多的戲劇愛好者們。事實上，自2021年起，他就把工作重心的一部分放到了培育新人上，執起教鞭成為香港演藝學院的全職導師。「人的肢體是很有想像力的，它既能代表外部的落花流水，又能抒發深層次的情感，還能講有趣的故事。我能做的，是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身體，找到打開想像力的方式。」



◆黃俊達在戲劇工作坊授課。

票更好賣了「但大家初心未改」

特稿

作為一部為第十屆烏鎮戲劇節創作的環境戲劇，《長巷》的演出空間很小，滿打滿算每場也只能放入100位觀眾。為了讓更多的戲劇愛好者走進劇場，導演賴聲川難得硬了回心腸，要求演員們連演三天，每晚兩場。即便這樣，《長巷》的演出場地——洪昌弄的巷口，依然排起了長長的隊伍，沒有在網上搶到票的戲劇愛好者們，下午兩點便開始在巷口等候，期盼有觀眾因為各種原因沒來，能多出空席入場。

排戲連軸轉「累並快樂着」

「收到賴導演邀約，我立馬就答應了下來，拍完胸脯才想起，自己已經『封箱』整一年了。」丁一滕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由於身體狀態等因素，他於去年10月宣布轉換赛道，不再以演員的身份出現在舞台上，而是專心導演創作。「我不算科班出身，也沒什麼表演技巧，每次上台，靠的是心裏的一團火、一口氣頂着，用100%的氣力和熱忱去感染觀眾，經年累月下來對身體的損耗很大。像此前的《寶娥》和《傷口消失在茫茫黑夜中》，每場演完我都是一種虛脫的狀態。」

因此，相較於吳彼的游刃有餘，丁一滕的壓力顯然更大些。「我倆在戲裏飾演同一個人，我演年輕他演年老，這要是沒演好，對比可太明顯了。」望着長長的台詞，丁一滕有些發愣，隨後又頗為傲嬌地總結道，「雖然重新熟悉演員身

份需要時間，但哪怕是跟吳彼飆戲，我也沒怕過，遇強則強嘛！」不過，剛剛長途跋涉從北京趕來烏鎮的他，也坦言「最近有些累」，「手頭上好幾部大戲在排，每一部我都想做到最好，就只能連軸轉，很久沒休息了。」

綜藝紅利顯 觀眾成戲迷

像這樣的「累並快樂着」，並非一直以來的常態。事實上，就在2020年，為了推廣戲劇，也為了生計，八位戲劇人還受邀齊聚疫情下的烏鎮，上演了一齣為期兩個月的真人秀。在這部名為《戲劇新生活》的綜藝節目裏，丁一滕、吳彼、趙曉蘇等常年活躍於各大劇場卻不為大眾所知的「無名戲劇人」圍坐在桌前，對「現實中單靠戲劇能不能賺到錢？」的疑問展開了掏心掏肺的剖析。「可以賺到錢，但我還沒賺到錢。」丁一滕的回答顯得既哲學，又無奈。

伴隨着綜藝節目的熱播，越來越多的觀眾「路轉粉」，撐起了這群「無名戲劇人」的票房保障——在一年後的第八屆烏鎮戲劇節上，由《戲劇新生活》延伸出來的五部作品紛紛宣告「秒罄」，而那些曾經寂寂無名的戲劇人則成為了小鎮最耀眼的明星。「坦白講，我們八個人或多或少都吃到了節目的紅利，票更好賣了，但大家的初心始終未改。」丁一滕說，就在前幾日排練時，吳彼還提及，他對舞台依然有一種強烈的興奮感。「講那句話的時候，吳彼的眼睛，亮閃閃。」